

張曉峯先生逝世紀念專輯

敦煌學

第十輯

敦煌學會編印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X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R. O. C. 1985

張曉峯先生對敦煌學之啟導

潘重規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曉峯張先生，以今年八月廿六日
逝世，士林銜悲，朝野震悼。先生懷經天緯地之文，抱
地平天成之略。疊遭國難，弘濟時艱。崇節大勳，固當光
昭史乘，譽流後昆。述德紀功，國史之職，非下士所能仰
贊。惟念本所敦煌學會之成立，敦煌學報之刊行，實賴
先生之啟導，始克有成。因敢略述先生早歲從事敦煌學
之經歷，及倡導敦煌學之苦心，以見先生之學，既極廣
大，復盡精微，上追前哲，下啟來茲，其精神與興學華岡
，固一貫無間也。

泗溯五十年前（自民國二十四年秋，至民國二十五年夏，先生以一年時間，旅行西北各省，並以蘭州為中心，往來五次。曾循河西走廊至敦煌，親探敦煌名室之遺跡，以其所得，發為文章，昭告當世。渡海來臺，於民國四十七年六月，邊疆歷史語文學會成立大會之際，先生致辭，即指出敦煌學之重要，其言曰：

中國邊疆問題之深入研究，至少已有一百年之歷史。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內外多故，有志之士痛心，殫精竭慮，從事於邊徼四裔之學。邊徼即邊疆地區，四裔指毗連我國邊疆之亞洲諸國，與中國文化有深切關

係者，包括東洋（日、韓）、南洋、印度、中東、中亞、北亞諸地區。我國學者憑藉歷史上豐富之文獻，及東西洋諸國學者在亞洲大陸所作考古發掘，實地調查，與研究報告，疏通證明，取精用弘，故其貢獻宏多，遠邁前賢。即如敦煌學一端而論，專門著作，可勝枚舉？

民國五十一年，先生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五十三年，設立敦煌學研究所。先生致辭，希望實現下列計劃：

一、敦煌文庫，

二、敦煌畫室，

三、敦煌展覽，

四、輯印敦煌叢書，

五、編印敦煌學報，

六、複印敦煌圖片。

其後，在民國七十年出版之中國之文化復興序文中，先

生特別指出：

中國文化大學國文研究所，有兩個特色：一是敦煌學

，一是紅樓夢的研究。在清季敦煌千佛洞石室所發現

的唐人寫卷中，保存了不少千餘年來未為人知的俗文

學材料，即民間通俗文學。其中變文是唐代盛行的一

種講唱文學。大體上採取散文和韻文相間的格式，是一種有說有唱的文體。俗文學往來是正統文學的源頭，唐代俗文學是宋詞的起源，平話的先承，諸宮調的來歷等，都一一獲得肯定。至於紅樓夢的出現，增添了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燦爛無比的光輝。從來沒有一部小說能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如今已成為世界文學中的顯學，開創了國際紅學研究盛會。

先生又在文化學院人文研究委員會致辭云：

華岡的人文研究，尚可出版教授著作的專書或專刊，例如中文研究所的敦煌學叢刊，史學研究所的漢簡叢

刊等。

由於先生之倡導輔掖，中文研究所師生乃成立學會，僉
俛從事，出其歷年研究所得，並廣攬海內外碩學著作，首
創敦煌學雜誌，為國際敦煌學之先驅。追溯其源，皆由
先生倡導及治學精神感召所致。四十年前，予右任先生有
敦煌學已名天下，中國學人知不知之歎（敦煌雜詠），而先
生更在五十年前，即親訪敦煌，從事敦煌學之研究。試檢
民國二十五年，先生發表於國風月刊之西北旅行記，其
中有闡發古地理學專家之佚著者，如西北旅行記五云：
賈耽之地理學，不特有唐一代之冠冕，亦為中國固有

地圖學之最高成績。其所著地理之書，列表如左

書名	卷數	成書之年	備註
關中隴右圖錄	六卷	貞元十四年	諸州諸軍須論里數入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另撰別錄以資記注。圖與錄均已佚。
吐蕃黃河錄	四卷	貞元十四年	時當天寶亂後，邊防空虛，隴右之地淪於吐蕃，黃河上流遂為異域。此書已佚。
海內華夷圖	一卷	貞元十七年	原圖已佚，今長安碑林之華夷圖傳其大略。
古今鄜關縣道四夷述	四十卷	貞元十七年	原書已佚，今長安碑林之禹跡圖殆傳其圖之大略。
貞元十道錄	四卷	貞元十八年	已佚，近年敦煌石室發現殘卷。
皇華四遠記	二十卷		已佚，近時吳廬坻整理吳承志英本係考證新唐書地理志卷末賈耽記之作，標題曰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註三)謂殆即皇華四遠記之文。

貞元十道錄一書，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縣距州，州

距兩都，皆詳其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廢置升降，

皆備於編。權德輿貞元十道錄序云：公之意豈徒洽聞

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體國遠馭，不出戶而知天下

，親百姓，撫四夷，真宰相之事也。新唐書地理志附
書賈耽所記自邊州入四夷之道里，凡通譯於鴻臚者畢
記之，其中如通渤海王都之里程，與現時所知鴨綠松
花兩江流域之交通路線相較，猶鑿鑿可據而切於實用
，權氏所稱自非溢美之辭。近年法國伯希和氏(Berthé-
在敦煌石室發見貞元十道志殘卷十六行，存劍南道十
二州，每州之下記所管縣名土貢及距兩京道里與縣距
州之里數，此雖僅存片紙，仍當寶之如球圖矣！
有介紹古殊域紀行之殘卷者，如西北旅行記云：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音義，

知其人為西行求法且有著書者，但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蓋佚久矣。近年敦煌石室寫經出土，忽發現其殘卷，實學界一快事也。此卷首尾殘缺，楮紙寫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記周遊五天竺行程及國土宗教物產民風。初不知其書名及作者姓氏。法人伯希和君謂上述慧琳之書，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當即此書。羅振玉君就音義所載，證以此卷，其合者十餘條，其次第亦一一脗合，知果為慧超傳也。慧超，新羅人，發足不詳何年，西行似取陸路，歷五天竺度葱嶺經疏勒而還抵安西（今庫車），時在玄宗開元十五年（七

二七)十一月上旬。書中記述不能如西域記之詳贍，可資考證者尚不少。古殊域紀行之書，惟存法顯傳及西域記，宋雲行記，僅洛陽伽藍記所載數十行，其隋唐兩志所載智猛法盛等十餘家之書，放佚殆盡，此書晚出，得與法顯宋雲諸書並傳，亦幸事矣！日人藤田豐八君曾為此書作箋釋，錢稻孫君復取藤田本校印之，以廣流傳。慧超為不空入室弟子，有名當世。有討論唐代藝術者，如西北旅行記六云：

唐代藝術為中國藝術史上之黃金時代，承秦漢六朝遺風，以漢族固有之基礎，加入印度傳來之希臘佛教（

Enaco Buddhist)之影響，而臻於圓滿成熟之境。在畫塑方面，國人尚較注意，吳道子、閻氏兄弟、大小李將軍、楊惠之等之作品及其特徵，世多知之。惟建築一道，素不列於文藝一門，士大夫所不道，殊為可惜。余在京時，嘗讀梁思成君論唐代建築一文，於唐式佛寺與宮殿之建築，略窺大概。按唐代建築物除少數碑塔外，皆已蕩為灰燼，惟有長安南郊之大小雁塔，尊嚴秀麗，歸然獨存；但塔下之寺係明代重修，而非唐代遺構。梁君研究唐代建築之資料，除文獻方面外，僅賴於敦煌壁畫，凡宮殿佛寺及平民住宅，均有準確

而詳細之圖畫(參觀千佛洞壁畫二幅)，於當時建築之大概情形，得一覽無遺，實為中國藝術史之精華。敦煌壁畫多為中唐晚唐之遺跡，梁君以此與長安文雁塔門楣石上雕畫相比較，此類材料雖遜於實例遺物，但有時勝於史傳記載，若更與日本現存幾處唐代佛殿比較，即知多有相同之處。余既訪長安之雁塔，復親觀敦煌之畫壁，得以稍慰積年之渴望焉。

有詳考景教、祆教、摩尼教傳入中國之實況者，如西北旅行記五云：

吾人既於阜昌圖石，窺見唐代學術之一斑，試更就大

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而重溫唐代宗教史之殘夢。法人伯希和君述唐代三大外教之來源有云：當西歷第七世紀以前，中國數百年間罹分崩之禍，至第七世紀而唐太宗起而統一之，前此東西交通之路因亂梗塞者，至此復開。於是三大外教相踵而入中國，即景教、摩尼教、祆教是也。景教入中國情形具於長安之唐景教流行中國碑。此碑以漢文敘利亞文記之。碑記六三五年景教之僧阿羅本始來長安，并述此後百五十年間彼教之事。祆教與摩尼教與景教同時入中國，此二教實伊蘭民族之宗教也。祆教即中國所謂火祆教，乃波斯之

古代國教，其於遠東傳道亘二百年，隋唐時特設薩寶府一官以掌之。薩寶回紇文 *Sak-pa-ka* 之譯音。摩尼教乃西歷第三世紀波斯人摩尼 (Mani) 所創，此教雖生於伊蘭高原，然始為祆教所驅逐，繼為回教徒所迫害，乃去其祖國，於西歷第七世紀逃於遠東，保其殘喘，至第八世紀，遂使一稱雄東亞之突厥種族全奉摩尼教，此種族即回紇（一作回鶻）是也。當是時，唐室漸衰，外有吐蕃與之抗衡，內則變亂相繼，於是回紇族日以強大，動則干涉中國之內政，晚唐君臣相閱，恆視回紇可汗之向背以為勝負，此時摩尼教徒竟籠絡回紇之王公人

民盡奉其教，其手腕誠有可驚者。摩尼教實回紇之國教，此事中國之正史，和林之斷碑與阿剌伯之史料，其說全同。摩尼教之流行中國，既恃回紇為護符，至唐武宗會昌三年（八四三），回紇帝國瓦解，遂禁斷摩尼教。先後而至之祆景兩教亦受其累。又唐武宗志學神仙，信道士之言，拆毀佛寺，祆教景教同遭劫運。以此二種原因，基督教傳佈中國第一期之歷史於是告終。

唐景教(Nestorianism)乃基督舊教之聶斯托爾派，而非羅馬派(即天主教)，近今東西學者久有定評。蓋以論乎地，則景派自波斯傳入，而羅馬派來自歐洲；以論

乎時，則景派傳自唐朝，而羅馬派元時始至。景教創始於五世紀上半葉，其教祖為敘利亞（Syria）人聶斯托爾（Nestorius）。當西歷三八〇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五年）創論耶穌為神聖之器，而以耶穌之母瑪利不當崇稱神母。時神母之說方昌，聶氏觸犯眾怒，大受排斥。四三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禁其傳道，出奔波斯。逾四年死。由是聶派由波斯逐漸而東以至中國。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九），景教大德阿羅本（Alopen）始來長安，蓋隨于闐侍子入朝，太宗使宰臣房玄齡迎之。後三年，於義寧坊勅建景寺一所，並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於諸州

各置景寺。景字由來，則以西文原音弗諧於口，乃取新約光照之義，命名曰景。景又訓大，可謂善於定名。又其初祇教景教混稱為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大秦蓋為玄宗天寶四年（七四五）以後之稱。景教入中國後，即著手繙譯經典，伯希和君於敦煌石室發現一小卷，題曰景教三威蒙度讚，此於西曆第七世紀譯為漢文。經末所附景教經目，尤貴重之材料也。景教以六三五年入中國，迄八四五年禁斷，流行唐代凡二百十年。晚唐迄宋，其教似已絕迹於中國。逮蒙古入主中國，始又隨之以至，而以也里可溫自號，也里可溫者，元時

基督教之通稱也。馬哥字羅遊記謂中國人對於基督教之派別未嘗分析，故凡屬基督教者統稱為十字教，禮堂則統稱為十字寺。也里可溫（Orkhon）即景教碑之阿羅訶，皆基督信徒之意。

觀上所舉，知敦煌學在中國晦盲否塞之際，先生已大事發揚。數十年來，羣力策進，敦煌學已成為海內外之顯學。吾人倘能秉承先生啟導之苦心，努力耕耘，月將日就，則流散已久之敦煌學，亦終將回歸於華岡華學之中，此固先生之遺志遺訓，所當念茲在茲，僮俛以從事者也。

敦煌學 第十輯

編輯者：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出版者：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